

世界经典名家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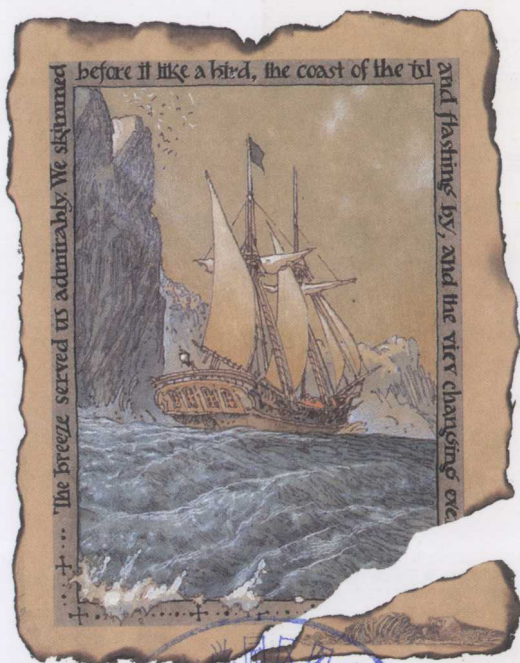
金银岛

原著/[英]史蒂文生 绘画/[乌克兰]麦克努雪夫

编译/郝广才



新蕾出版社



Shijie Jingdian Mingjia Huiben

世界经典名家绘本

金银岛

原著/[英]史蒂文生 绘画/[乌克兰]麦克努雪夫 编译/郝广才



NLIC2970130286

金银岛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Alexander Mikhnushev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Grimm Press Ltd., Taiwan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台湾格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新蕾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银岛/(英)史蒂文生(Stevenson, R. L.)著;郝广才编译.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5

(世界经典名家绘本)

ISBN 7-5307-3470-9

I. 金...

II. ①史... ②郝...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5830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版人:纪秀荣

电话:总编办 (022)23332422

发行部 (022)23332676 23332677

传真: (022)2333242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3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10.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目 录

班波提督酒店的船长·····	3
黑狗出现·····	6
黑色通牒·····	10
船长的箱子·····	13
瞎子的末日·····	16
船长的文件·····	19
望远镜屋·····	25
航行·····	31
作战计划·····	36
上岸·····	39
被放逐在岛上的人·····	45
弃船——医生的叙述·····	47
谈判和战斗·····	52
吉姆的冒险·····	57
风和水流·····	61
八里拉银币·····	70
寻找宝藏——骷髅路标·····	79
树林中的幽灵·····	83



特尔劳尼先生、利弗塞医生，还有其他人，都要求我把金银岛的事情详细写下来。因为金银岛除了地点神秘而特殊之外，还有很多宝藏在岛上……

as he came plodding to the inn door, his sea-chest following behind him in a hand-barrow; a tall, strong, heavy, nut-brown,





cut across one cheek, a dirty, livid white.



mean on the dead man's chest — Yo-ho-ho —

班波提督酒店的船长

事情要从我父亲开的班波提督酒店说起。有一天，一个面有刀疤的老水手住进了酒店……

事情要从我父亲开的“班波提督酒店”说起。一天，一个面有刀疤的老水手住进了酒店。

一切都好像昨天才发生，那个水手带着一辆装行李的手推车，喀啦喀啦地来到酒店门口。他身量魁梧，皮肤黑黝黝的，涂着煤油的发辫垂在肮脏的蓝色衣服上，右脸有一道明显的刀疤。他总是一边望着港口，一边吹着口哨，然后用破锣一样的嗓子唱起古老的船歌：

死人箱子装财宝，有十五个人来找，哟呵哟呵哟呵呵！甜酒喝到饱——

他问我父亲说：“这里紧邻着港口，很适合开店做生意。你的客人一定很多吧？”

“不，正好相反，生意很清淡，正伤脑筋呢！”

“是吗？那正适合我。”他转向推车的人叫道：“把我的箱子拿进来，我要在这里住几天。”接着，他对我父亲说：“以后你们就叫我‘船长’好了。这是房钱，不够再来找我。”他一面说着一面丢下了三四个金币。

船长很少开口说话，整天不是在港口闲





逛，就是在门边走来走去，一架黄铜制的望远镜，片刻不离手。晚上，他就坐在客厅里，靠着火炉，喝着又浓又烈的甜酒。每天散步回来，他一定会问：“有没有水手模样的人来过？”

起先我还以为他在等跑船的朋友，但其实不是。只要有水手模样的人来店里，他就像老鼠看见了猫，立刻躲起来。

有一天，船长把我叫过去说：“帮我注意一个独脚人，一发现他就通知我。每个月我会给你四便士。”从此，我连做梦都会梦见独脚人。

有时到了晚上，船长会像疯子一样，一边喝着烈酒，一边唱着那首老船歌。他也会请周围的人喝酒，但要强逼他们听他讲自己的故事。他讲的都是些人被吊死，或是被人蒙着眼睛强迫从甲板上跳海，或是被谋杀，或是有关海啸和海难的恐怖故事。

船长一天一天住下去，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完全没有走的意思。他刚来时给的那几枚金币，早就不够开支。但是我父亲总鼓不起勇气去向船长要钱。我父亲每次碰到这样的恶棍，只会满面愁容地搓着双手。

苦恼和恐惧，使我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有一天，利弗塞医生来为我父亲看病。医生戴着一头雪白的假发，穿着整洁体面。看完病后，他就在客厅休息，并和老园丁泰勒聊天。

穿着一身从不洗的衣服，而且有点醉意的船长，这时又高唱起那首船歌：

死人箱子装财宝，有十五个人来找，

哟呵哟呵哟呵呵，甜酒喝到饱——

哟呵哟呵哟呵呵，交给恶魔去烦恼！

船长边唱边冬、冬、冬地敲着桌子。大家都闭上嘴，利弗塞医生瞄了船长一眼，继续教老泰勒如何治风湿。船长向医生喊道：“安静点儿，你这个家伙！”

医生说：“你是指我吗，先生？”

“对，就是你。”

“那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再酗酒下去，不久世界上又会少一个令人讨厌的无赖。”

船长忽然站起来，手上亮出一把折叠式小刀，狠狠地说：“畜生！”

“你如果不马上把刀子收起来，我就会让法官判你绞刑！”医生平静而坚定地说，“我不仅是个医生，而且还是本地区选举出的治安官。你要是再敢做出刚才那样的危险举动，我一定会逮捕你，听清楚了吗？”

两人互瞪了一会儿，船长认输了。他收起小刀，坐下，口中喃喃自语像只被人揍过的狗。

船长被医生教训后，安分了好一段日子。





黑狗出现

酒店的门开了，走进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他脸色泛黄，左手缺了两根手指。

到了一月，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母亲在二楼照顾父亲，我正为船长准备早餐。酒店的大门开了，走进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他脸色泛黄，左手缺了两根手指头。虽然身上佩

着一把刀，但他看起来不怎么厉害。

“这桌早餐，是给我的朋友比尔的吗？”这人用恐吓的口气问我。

“我不知道比尔是谁。这是为船长准备的。”

“哦，船长？你说的船长是不是右脸有一道刀疤？是他，是比尔准没错。”

“他出去散步了，应该快回来了吧。”

“好，等一下我就可以和比尔痛快地干一杯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说着他便躲在门后，手一直摸着刀柄，还不停地吞口水，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他喉咙里似的。

船长终于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朝放早餐的桌子走去。那个陌生人叫住他：“比尔！”

船长猛一转身，脸上血色尽失，鼻子也发青，好像撞到了幽灵或恶魔。那人又说：“比尔，你该不会连我这船上的老朋友都忘了吧？”

“你是黑狗？”



“没错，就是我黑狗。特地来向你问安。”

“终于让你给找到了。看样子，我是逃不掉了。好吧！你打算怎么办？”

“不愧是比尔，够爽快。我看请这位可爱的小兄弟给我们来杯甜酒，让我们坐下，像老朋友一样边喝边谈。”

我端酒过去，黑狗便对我说：“你出去，把门关上。不准偷看！”于

是我只好到隔壁房间。刚开始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后来，他们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不时爆出一串脏话、激烈的吼叫、桌椅的撞击声，紧接着是刀子和金属的撞击声和一声痛苦的哀号。

我往客厅一看，船长正追砍黑狗，两人都拿着刀，黑狗的肩膀还流着鲜血。黑狗逃到门口时，船长将手中的刀对着他奋力一掷，结果刀子深深插进了“班波提督酒店”的招牌。这一刀要是真的击中黑狗，那他肯定会被刺穿。

黑狗虽然受了伤，但逃走的速度倒挺快，不到半分钟，就不见人影了。船长呆呆地看着招牌上的刀，过了一会儿才进来，他一手撑着墙壁，冲着我叫道：“吉姆，甜酒！”

我正要去倒酒，就听到客厅传来“砰”的一声，我赶紧跑过去，发现船长已经倒在地板上。母亲也被打斗声惊动，从二楼下来。我们把船长的头托起来，船长两眼紧闭，脸色铁青。当我们正不知所措时，利弗塞医生正好来替父亲看病。

原来船长没有受伤，他是因为脑溢血而昏倒的。医生把船长的袖子割开，露出他粗壮的手臂，上面满是刺青。有“好运”、“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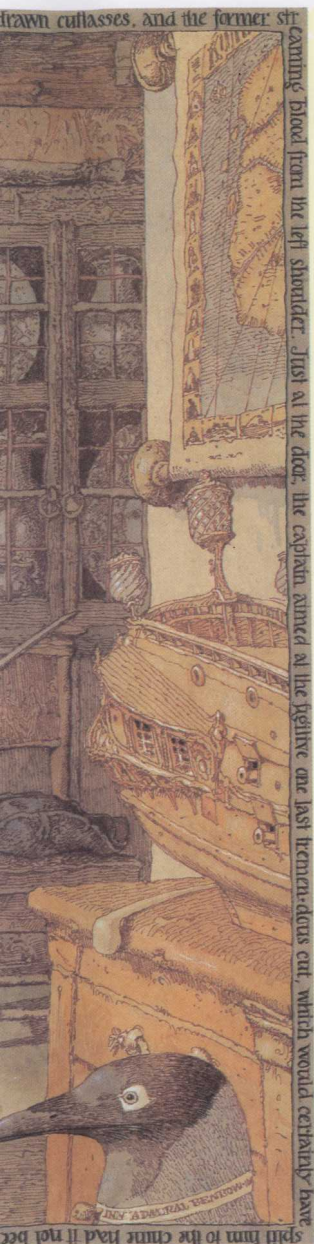


lowed, and then a cry of pain, and the next instant I saw Black Dog in full flight, and the captain hotly pursuing,



plied by our big signboard of Admiral Pembury.





风”、“比尔彭斯的幻想”一些字，还有一个绞架上吊着男人的图案。医生为他抽了许多血，船长才慢慢醒过来。他看见我，好像松了口气。但又突然挣扎着爬起来，嚷着：“黑狗在哪里？”

“这里没有黑狗。”医生说，“我早就警告过你，这样酗酒一定会出事。我现在把你从坟墓拖回来，但是，彭斯先生……”

“我不姓彭斯。”船长突然插嘴。

“不管你叫什么，如果你再喝酒，那酒的名字对你就叫‘死亡’。”





黑色通牒

“那是一张圆形的纸片，把一面涂黑，在另一面上写字，是海盗用来放逐同伴的。”

大约中午时，我端着冷饮和药到船长的房间。船长看到我非常兴奋。

“吉姆，我一向对你很好，每个月都给你四个便士。现在，拜托你，给我拿一杯甜酒，好吗？一杯就好。”

“可是医生说……”我话刚出口，船长突然大吼起来，胸脯一起一伏地骂：

“什么医生，全都是笨蛋！我和甜酒就像肉和盐一样分不开。再不让我喝口甜酒，我八成会发疯。刚刚我还仿佛看见弗林特船长。我发疯，你也没好处！”

“好吧，可是只能喝一杯。”我把甜酒拿上来，船长立刻咕噜咕噜地把它大口喝光。

“嗯，好多了。医生要我在床上躺多久？”

“至少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不能这样昏睡，那些家伙很快就会给我送‘黑色通牒’来。”船长紧紧抓住我的肩膀说，“吉姆，那个叫黑狗的是个坏蛋，但还有一个比他更坏的家伙，在背后指使他。我再不逃走，他们就会向我发出黑色通牒，然后抢走我的箱子。真要那样，吉姆，你就骑马去通知医生，叫他带人来，把海盗弗林特的余党，统统抓起来。”



“什么是黑色通牒，船长？”

“那是一张圆形的纸片，把一面涂黑，在另一面上写字，是海盗用来放逐同伴的。你别问这么多，告诉你，只有我知道海盗弗林特的宝藏埋在哪里！吉姆，你要提高警惕，将来我会分一半宝藏给你。”

船长说完一堆莫名其妙的话，才呼呼睡去。我本来要立刻报告医生，但是当天晚上，我父亲突然过世了。为了处理后事，我忙得团团转，船长的话，只好先丢在一边了。

葬礼的第二天下午，低温、重雾、浓霜。我站在酒店门口，从远处走来了一个手拄着拐杖，眼睛上戴着一副绿色眼罩的人，他弓着背，对我说：“我是不幸的瞎子，为保卫英国失去双眼，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班波提督酒店。”

“听你的声音，就猜得出你年轻又善良，麻烦你带我进去好吗？”

我一伸出手，那瞎子立刻把我扭住，说：“走，带我去找比尔！”

“不，我不能……”

“快，不然扭断你的手！”瞎子用力扭我的手，我几乎叫了出来。

“先生，”我忍着痛说，“这是我好心给你的忠告，船长的情绪很不稳定，而且总是刀不离手，上次有位先生就……”

“少啰唆，立刻带我到比尔那儿去，然后对他说：‘你的朋友来看你了。’否则我就……”说着他又狠狠地扭了我一下，我痛得几乎要晕过去。我从没听过这么残忍、冷酷、可怕的声音，这比肉体的痛更令我恐惧。我只好照办。我领着瞎子走进客厅，颤抖地喊出他吩咐我说的话。

船长本来正醉醺醺地坐在客厅里，听见我喊他便抬起眼睛，





只是那么一瞥，他便醉意全消。他的脸色不止充满恐惧，还带着死人气。船长想要站起来，却打翻了手上的甜酒。瞎子说：

“喂，比尔，你省点儿事吧！乖乖坐着别乱动。瞎子我虽然看不见，但是耳朵可灵得很。你动一根手指，我都听得一清二楚。现在，我们照规矩来，把你的左手伸出来。小兄弟，你去把他的左手抓住，放到我的右手上。”

船长和我都照着他的话做了，瞎子把一样不知是什么东西交到船长的手中，船长立刻紧紧握住。

“好啦！事情办完了。”说话的同时，瞎子放开我，飞快地蹿出酒店，跑到路上去了。只听得拐杖“喀、喀、喀”敲打着路面的声音，渐渐远去。

过了一会儿，我和船长才恢复知觉。总算松了一口气，我放开船长的手。船长赶紧低头看他手中握着的东西。

“十点钟！”船长惊喊着，“还有六个小时。我们还可以想办法抵抗！”船长大叫着，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

就在船长刚刚站稳的一刹那，他突然眼珠一瞪，表情痛苦地用手紧紧卡住咽喉，整个身子摇晃了几下，发出一种奇怪的惨叫，然后就扑通倒下了。

我一边喊母亲，一边跑到船长的身边，但已经太迟了。船长的脑溢血再度发作，当场暴毙了。从此，虽然不用再听见他那讨人厌的歌声，但也许是因为相处久了，我竟不由得掉了眼泪。





船长的箱子

袋子里有西班牙的达布隆金币、八里拉银币、法国路易金币、英国奇尼金币……

我把所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了母亲，并一同去附近的村子请求援助。结果村里的人一听说海盗弗林特就吓得发抖，没有人敢帮忙。只有一个年轻人愿意替我们去通知利弗塞医生。

塞医生。

母亲决心要收回船长欠的钱，所以我和母亲又回到酒店去找船长箱子的钥匙。我上了门闩，放下窗帘。船长和先前一样，睁着眼躺在那里，一只手臂直挺挺地伸着。

我在他手边找到一张圆纸片，一面涂黑，我想这就是黑色通牒吧。我打开一看，上面清楚地写了几个字：“你活到今晚十点”。这时，墙上的老钟响了，吓了我们一跳，幸好只是六点。

我翻遍船长的口袋，只找到一些小东西。母亲说：“也许挂在脖子上。”我把衣领撕开，果然发现了钥匙。我们打开船长的箱子，里面有叠得很整齐的衣服、四分仪、香烟、手枪……最下面有个油布包，还有一个装满钱币的麻布袋。“要让那些坏蛋知道，我是诚实的女人，我只拿船长欠我们的，其余一分钱我也不多拿。”

于是我们开始数钱。袋子里有西班牙的达布隆金币、八里拉银币、法国路易金币、英国奇尼金币……各式各样，数起来很麻烦。

数到一半，我突然抓住母亲的手，因为从寂静的空气中，隐约